



貞德秀曰西漢  
儒者惟一仲舒  
其學純乎孔孟  
其告君亦必以  
堯舜蓋七篇而  
後未有及者  
何喬新曰班掾  
漢書范曄稱其  
詳而有體如賢  
良策載其三篇  
皆明于經術此  
詳而有體也  
林斯光曰大廷  
三策世以為帝  
勤於舒而君子  
則以為非勤也  
帝有喜容悅之  
心而舒每為愷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六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  
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  
學者但就其

舊弟子受業不  
必親見仲舒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

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  
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  
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  
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  
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

切之論故屢對而屢問若拳拳于相與之誠而幸其言之遷就以順適吾意者帝之私不能掩也其間誠密而

其心已踈矣舒豈樂為如是耶  
宋祁曰只云桀紂之行語意常苦不了

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服虔曰子

號也師古曰褒然盛服貌也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

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

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

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

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

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先王之法

以戴翼其世者甚眾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以什滅

師古曰反還也還於正道也什斃也音赴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

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

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

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

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天壽命也鄙性也鄙

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今行刑輕而

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

降百穀登惠潤四海澤臻山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

之祐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為鬼神所歆贊惠澤洋溢施虜方外

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

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

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取之於術慎

張邦奇曰董子  
三策明天人之  
道達性命之原  
發治教之實可  
謂得孔門正傳  
足為百王之大  
法也已  
王世貞曰治安  
之於事也原道  
之於理也孟氏  
之後無伍矣  
何良俊曰董子  
八策其道術  
最正此儒家者  
流也今世所行  
春秋繁露人謂

其出於董子然  
其言多機杼織  
緯或者其本之  
春秋而雜出於  
洪範五行耶  
唐順之曰此策  
暗對  
茅坤曰首對在  
仰承天心而興  
教化以善治  
陳仁子曰為學  
之道在致知力  
行仲舒斯言得  
聖賢要指矣  
隆按晦翁云仲  
舒識得本源如  
正心可以正朝  
廷如說仁義禮  
樂皆其具也如  
此說話皆好

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  
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

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

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

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

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

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

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

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

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

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詩曰

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民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

繇謨之辭也茂勉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

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

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

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

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

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

隆按所繇者非其道應所由適治句

隆按夙夜不解即是勉強行善即是出道

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

茅坤曰董子論君道而首受命之符即其學非孔孟宗旨處真德秀曰仲舒之學粹矣然不能不惑于符命此其短

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案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積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糝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糝古戾字孽災也此災異

隆按或問仲舒  
見道不明處晦  
菴云如命者天  
之令性者生之  
質情者人之欲  
命非聖人不行  
性非教化不成  
情非制度不節  
以不識性善模  
樣云云明於天  
性知自責於物  
云又似識得  
性善終是說得  
則介不分明端  
的

茅坤曰孔子論  
春秋書春王正  
月猶言其年月  
日非有他也而

漢儒按而析其  
義如此

茅坤曰此等見  
解本六經來  
孔文仲曰班固  
載仲舒漢廷之  
策於史記問諸  
天下治亂之理  
可謂詳矣舉而  
行之皆足以助  
治而最可稱呼  
今日者愚以為  
莫如天預先陽  
而後陰王政先  
德而後刑之論  
也

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

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

漢書卷五十五  
董仲舒  
五

胡瑗曰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謂緩而不切乎劉蕡雖直非其匹也黃復翁曰方武帝之初其時務莫切於正始今觀三篇之對議論淵源理義醜藉勉強行道之

之論正心正官之論其有裨帝之初政不少直德秀曰此即大學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致中和而大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其學粹矣黃潤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論

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

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隱公始即位何不稱一

年而言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

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

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山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俠臣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

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今陛下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

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

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

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

之論正心正官之論其有裨帝之初政不少直德秀曰此即大學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致中和而大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其學粹矣黃潤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論

茅坤曰與教化  
只在學校禮法

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以養老塾黨有庠術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也摩謂砥礪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

挾書弃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徠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拒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



陳仁子曰仲舒對策與鼂錯公孫弘不同皆自根本上求如首篇曰正心蓋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說也曰強勉行道蓋傳說行之惟艱之說也曰教化曰尚德教而不行刑罰蓋孔子道之以德之說也使武帝能用舒言即此首策蓋有終身可行者而何待再策之乎史謂天子異其對而復策之異之二者身漢庭諸儒不明古學武而不聞正論觀

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及復

仲舒所言則驚異之而已。陳祐曰。當武帝時。仲舒陪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之對。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為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實驗于此。

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音灼曰。巖廊謂巖峻之廊也。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戚把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佾。列六十四人也。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師古曰。琢。謂彫也。列。為文也。音篆。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師古曰。督。視也。責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

不式四十餘年。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

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

言用刑酷烈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烏虜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

也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

本任賢師古曰日本謂農也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

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

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師古曰氣惡氣

也充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師古曰渾殺雜也

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

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

宋祁曰但云庶幾乎則促而不緩必待意字乃自安

不得騁與師古曰謂懼於文吏之法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

曰方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師古曰言不當已也畏有司而不極言

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

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

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

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

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

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

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乃

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茅坤曰次對在與太學與擇守令及求賢之大

陸按此策每段引孔子之言為證此仲舒所以為漢儒宗

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鼓，武少師陽之屬也。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皆文王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顯示也。繇此觀之

陳仁子曰：武帝再兼首詢奢儉，帝於此時雖有好大喜功之心，而未甚也。仲舒之對詳於求賢之事，則是略於從儉之說，則非至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何也。夫奢云者，不但與土木，但求神仙邀壽功，皆自一念之奢起而仲

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瑒，資質潤美，不待刻瑒，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索也。然則常玉不瑒，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

舒何言不及此乎

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師古曰：申，不害商鞅也。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憊酷之吏，師古曰：憊，痛也。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

林希元曰：此承上文功不加於百姓，當就政治上說所聞所知皆知也。曰尊曰行，皆行也。加之，意句應上王心未加。直德考曰：武帝徒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

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

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

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

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

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

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

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

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

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

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

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

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

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

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師古

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

日繁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

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

功。今則不然。繁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賢

亂。賢不肖渾。般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

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

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

林希元曰觀仲舒所言當時任官之弊則資格之法當漢初已然矣

茅坤曰責列侯郡守二千石進賢此亦有要領之言

宋祁曰道字疑衍當作遺

夫如是諸侯更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母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虐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師古曰寢古浸字浸漸也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

陳仁子曰武帝三策有條貫未竟統紀靡終而聽若眩云者帝蓋以仲舒所對為尋常而不知其為要也仲舒蓋執首物正心教化之說以進足矣何必多言哉仲舒泛於言武帝泛於聽宜其策之再三而不能略行一語也或曰武帝用其說與太學章六經黜百家舉孝廉茂材亦略施行矣本領不正如末何唐順之曰此策明對

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也復反復重言之也詩不云虐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虐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

茅坤曰第三對  
董子並按問而  
條畫之其所提  
挈處在指周之  
文以用夏之忠  
無與民爭財利  
而一道術

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  
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  
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  
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  
曰函與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  
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  
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  
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  
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夫  
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

宋祁曰法犯罪  
多語中輕重自  
偶易之非是  
林希元曰此解  
命性情亦說得  
是但質樸之辭  
似鶻突

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  
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  
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  
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  
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  
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誼而  
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  
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  
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  
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

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粲，明貌。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以為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循，順也。

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不可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師古曰：晦，與哈同。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眾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



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虐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

茅坤曰：三王之忠，皆文迺其風氣之漸開，而非以相抹也。  
又曰：孔子言殷周所損益，正所以言其道之未

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始不同耳而非以異于虞夏之際也

直德秀曰道出于性而性原于天仲舒此言即中庸之意

沈津曰漢儒必以仲舒為首三策之文偉矣其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及正說明道之語直追鄒魯匡劉而下不足數也

隆按劉貢父云致字當屬下句直西山謂周文不可盡變宜少損之夏忠則當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師古曰言政和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

極其用故曰致云

宋祁曰止云予之蓋是通上下殊非義也

道師之言。塵能勿失爾。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返謂還歸也夫天亦有所分乎。予之齒者

去其角。

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

傅其翼者兩其足

師古曰傳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

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

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

是亦受

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

不能足而況人虐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

師古曰囂

讀與囂同音教囂

身寵而載高位

師古曰載亦乘也

家温而

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

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

業畜其積委

師古曰畜讀曰蓄

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

師古曰蹙

音子育反

民日削月朘

孟康曰朘音指謂轉蹙踈也

寢以大窮富者奢

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

師古曰羨饒也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

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

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

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

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

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

師古曰公儀休

之其家見

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

師古曰茹食

菜曰茹

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

師古曰紅

古

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

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

隆按此上天之理二句結應上試迹之古二句

緩於誼而急於利。云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

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

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

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

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

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

易解卦六三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

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

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

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

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係統天子不得自

專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

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

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

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

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

具訥曰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釐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子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

林希元曰臣愚一段見仲舒學術之正得孔孟正脉茅坤曰有本之見隆按不置之左右而以之相江都帝之微意可

見

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

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

大夫種蠡音禮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

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大夫種范蠡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

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

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菜色之名惠諡也吾

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

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

之況設詐以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

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

隆按伊川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越諸子又按晦菴云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

又云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

只是無精彩極好處只有正誼明道二句

黃震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論前無古人

其後能見之發揮者惟伊洛諸儒嘗見之行事

者惟諸葛孔明嗚呼至矣

隆按此書載五行志中大略勸帝殺骨肉大臣

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為其先詐力而後

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

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

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

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

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麗人之類是也行之

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

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山藁未上師古曰所

作起草為藁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

召視諸儒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

與平生學術大為垂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一時死者數萬人皆此書啓之

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觀相也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灋自武帝初

沈津曰其書自王杯竹林王道離合根立元神諸篇之外篇第說非董氏全書也疑後人撈取兼語之意雜置其中而附著之耳  
隆按此贊借劉向父子之言以斷董子而結之曰向孫襲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此劉子玄所謂假論贊

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堯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

而自見者與霍衛贊同例做太史公體云

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虛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六

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七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銓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渝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

劍。師古曰擊劍者以劍。通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

也。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訾為

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師古曰訾讀與貲同。貲財也。以

家財多得拜為郎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

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

劉知幾曰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尋。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自叙如此。至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隆按此傳果相如自作篇中。何如自述。鄙事而不為少諱。耶。觀賦後有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數句。此子長

斷語自作之說  
或未可據云  
又按乃著子虛  
之賦句為後上  
讀子虛賦張本  
又按一曰會景  
帝不好辭賦一  
曰會梁孝王薨  
用兩會字著長  
卿所以久宦游  
不遂之故

隆按史記乃相  
謂上有二人二  
字指卓王孫程  
鄭也今刪去是  
彼八百人與數

百人者相謂矣  
似於不可  
劉安世曰新唐  
書載文君事不  
過曰少嘗竊卓  
氏以逃而已班  
固載此事近五  
百字讀之不覺  
其繁蓋作史之  
法不得如此  
隆按曰稱病曰  
謝病曰強往曰  
辭謝總摹寫緣  
與令相重意  
何喬新曰班掾  
作漢書范曄稱  
其瞻而不穢如  
相如之風雅而

之徒

師古曰嚴已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嚴耳相如見而

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

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

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來過

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臨邛令繆為恭

敬師古曰繆詐也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

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

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程鄭亦數百人言其家富亞王孫也乃

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

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

今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

一坐盡傾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酒酣臨邛令前奏

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師古曰奏進也相如辭謝為

鼓一再行師古曰行謂曲引也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

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

也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師古曰都閒美之稱也及

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

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

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

立師古曰徒空也但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



及於臨卅奔亡之事則以為淫靡之戒此贍而不穢也

劉奉世曰犢鼻穴在膝下為禪財令至膝故居俗因以為名非謂其形似也

楊慎曰人之姓氏名字多互用文法自左傳

隆按且又令客喚醒臨卅令一段又按分僮百人與上僮客八百人相應錢百萬與上一錢不分相應嫁時與上新寡相應

隆按祝氏云此賦雖兩篇實則一篇賦之問答體其源自卜居漁父求飲後宋王軍述之至漢而此體遂盛

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

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卅從昆弟假貧猶足以為

生師古曰音吐得反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卅盡賣

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

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温酒火盧失其義矣相

如身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即今之松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松音之容反與庸

保雜作師古曰庸即謂質作者係謂庸之可信任者也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

卓王孫耻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

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不患少財也

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類

曰倦疲也言疲厭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

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

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

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

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

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

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札音狀點反

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說楚之美

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烏於何也為齊難師古

也

程泰之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云是公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為鳥有也知其鳥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向駭礙上林本秦故地相如始而置辭包四海而入之死內夸張飛動意若縱諛故揚雄指之為勸也夫既勸之以中帝欲帝將次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為苑囿之樂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為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

曰難詰楚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無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師古曰藉假也以推天子諸侯之死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師古曰諷讀曰諷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獵也田罷子虛過姦烏有先生師古曰姦誇誑之也音丑曰姦誇誑之也音丑亞反字本作詭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數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于海濱列卒滿澤罟罔彌山師古曰罟罔

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惟揚雄能知此意故其技獵之賦正做相如諷勸和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痴人說夢也班固曰云是公言上休廣大云云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

覆車也即今轎車罔也彌竟也罔音浮掩菟麟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謂車踐麟之也音宏格字或作麟言特引其脚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搗也切生肉濡車輪鹽而食之也師古曰驚謂亂馳也搗搗也驚音務搗音如閱反搗音射中獲多矜而自功師古曰自矜其能以為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爾

隆按臣聞楚有為楚稱

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爾

王楙曰劉案嘗從楊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漢古文有八體暨豐改定古文有六體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余怪相如賦其間古字聲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漫不復傳不免有不識字之訛

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葉無根然原上接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於虛長卿是無此條隆按史記正若下有射于二字文選李善注謂俗誤增今去之是

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

紆。弗鬱。隆崇。律崒。郭璞曰詰屈竦起也弗音佛岑峯參差。日月蔽

虧。張揖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師古曰岑音仕林反峯音吟交錯糾紛。上干

青雲。郭璞曰言相摻結而峻絕罷池陂陁。下屬江河。郭璞曰言窮積也屬連也

罷音疲陂音婆陁音馳師古曰下屬江河者總言山之廣大所連者遠耳

其土則丹青赭

聖。雌黃白垺。錫碧金銀。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贖也赭赤赭也聖白垺也蘇林曰

白垺白石英也師古曰丹沙今之朱沙也青贖今之空青也赭今之赤上也聖今之白上也錫青金也碧

謂玉之青白色者也聖音惡垺音附贖音一郭反衆色炫燿。照爛龍鱗。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昆吾。張揖曰琳琅玉也

之出火珠也。玫瑰音枚。瑰音旻。瑊瑊。功玄厲。張揖曰瑊瑊石

回。又音瓌。琳音林。瑊音旻。瑊瑊。功玄厲。瑊瑊。功玄厲。

黑石可用磨也。如淳。礪石武夫。張揖曰皆石之次玉

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蔥龍。白。其東則有蕙圃。衡蘭。

芷若。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穹窮昌

蒲。江離。蘼蕪。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蘼蕪蘼也似蛇

曰江離似水薺而藥對曰蘼蕪一名江離張勃又云

江離出臨海縣海水青色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

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今無諸柘巴且。張揖曰諸

識之者然非蘼蕪也藥對誤耳。且。非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陴靡。師古曰登上也

且也。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陴靡。陴音陴。靡音靡。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張揖曰巫山在南邵巫縣也其高燥則生葳析苞荔張揖曰葳馬

麥苞薺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薺即今所用作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蘭也葳音之林反苞音包

荔音隸薺音反薛莎青蘋張揖曰薛賴蒿也莎鑄侯也青音皮表反蘋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師

古曰莎即今青其埤溼則生藏葢兼葢郭璞曰藏葢草中牛馬芻

兼葢也似薺而細小葢蘆也師古曰埤音東牆彫胡

張揖曰東牆實可食彫胡菰米也蓮藕觚盧張揖曰

師古曰東牆似蓬其食如葵子也蓮藕觚盧連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

曰觚盧危魯也奄閭軒干張揖曰奄閭蒿也子可治疾軒干藟草也生水

中揚州有之師古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師古曰勝舉也

而圖寫之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言其多也

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石白沙應劭曰夫容蓮華也陵芟也其中

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鼉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鼉似蜥蜴而大身

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背蟻甲有文鼈似鼈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乃是鮫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

紀鼉音徒何反又音大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榎柎河反毒音代冒音妹

章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師古曰陰林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多陰也

榎音便又音步田反即今黃桂椒木蘭檠離朱楊榎木也柎音南今所謂柎木

曰桂即藥之所用其皮者也椒即所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藥檠黃檠也離山梨也朱楊

赤莖柳也檀梨棗橘柚芬芳張揖曰檀似梨而甘生水邊

即今所謂橘于也棗棗即今之棗棗也柚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檀音側加反棗音弋整反柚音弋

救反橙音丈莖反芬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芳言橘柚之氣也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

隆接以上用其  
山其上其石其  
東仕南其高燥  
其坤澤其西其  
中其北其上其  
下今十二節形  
容靈夢九百里  
物產之繁盛以  
遠用五於是  
字則承上十二  
節歷言楚王游  
覽于雲夢九百  
里間也

文宛音於元反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羆。豺。郭璞射音弋舍反。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羆。豺。口蝮蛇大獸似狸長百尋。羆似狸而大。豺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蝮音萬。蝮音延。豺音岸。師古曰。蝮又音弋。戰反。羆音五于反。豺音五于反。於是乎乃使剽諸之倫。手格此獸。合韻音五安反。師古曰。剽諸。吳人刺吳王僚者。也。方音勇。士故舉以為類。楚王乃駕馴駁之駟。張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乘彫玉。豹。擾而駕之。以當駟馬也。師古曰。馴音旬。乘。彫玉。之輿。師古曰。以玉飾。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獸。正橈。靡也。郭璞曰。通帛為旃。師古曰。大魚。曳。明月。之須。出東海。橈旃。即曲旃也。橈音女。敎反。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雄戟。胡中有解。左烏號之彫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者。干將所造。右夏服之勁箭。伏龍。頗。頗。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郭璞曰。雕畫也。

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尺弓名。頰弱。其矢亦良。即頰弱箭服也。故曰夏服。陽子驂乘。熾。阿為御。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名。熾。案節。未舒。即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彈。節。也。未舒。言未盡意。驅馳已凌狡獸。狡捷之獸也。螿。蚤蚤。躡距虛。張揖曰。蚤蚤。青獸。狀如馬。非虛。似羸。而小。郭璞曰。距虛。即蚤蚤。變文。互言耳。師古曰。據爾雅。文。郭說。是也。楚音于六反。軼野馬。轉駒駘。張揖曰。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駘。郭璞曰。轉。車。軸。頭。也。師古曰。轉。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轉。音。衛。駒。音。逃。駘。音。音。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騏。音。其。勢。倏。呻。倩。洌。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倏。音。洌。音。其。雷動焱至。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如焱。音。練。雷動。焱至。之。至。言其威且疾也。焱音必。遙反。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師古曰。眦。即決獸之目。眦。音。射。審。也。眦。即。皆。字。

音練。雷動。焱至。之。至。言其威且疾也。焱音必。遙反。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師古曰。眦。即決獸之目。眦。音。射。審。也。眦。即。皆。字。

洞曾達掖絕乎心繫

張揖曰自左射之貫曾通右髀中心絕繫也師古曰謂謂肩前

骨也音五口反繫讀曰系也

獲若雨獸揜山蔽地

師古曰言獲殺之多如雨獸

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

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

也郭翔容與言自得也師古曰弭節者示安徐也

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

與猛獸之恐懼微亂受詘

蘇林曰亂音倦亂之亂詘音鞞強之鞞師古曰亂音

與劇同詘音其勿反微音工堯反微要也詘盡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力盡者受而有之 彈覩

衆物之變態

郭璞曰彈盡也變態姿則也

於是鄭女曼姬

文穎曰鄭國出

好女曼者言其色理曼澤也

被阿錫揄紵縞

張揖曰阿細縞也錫細布也揄引也師古

曰紵織紵也縞鮮支也今者言其輕

雜織羅垂霧縠

師古曰縠細也霧縠

靡如霧

縠積縠縠鬱撓谿谷

師古曰縠積即今之帶縠古所謂皮弁素

積者即謂此積也言縠積文理隨身所著或

紛紛

裈揚袖戍削

師古曰揚舉也袖戍也或舉或曳則戍削然見其降殺之美也裈音霏裈音弋

反蜚蠊垂髻

師古曰蠊衣之長帶也髻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也蠊音纖髻音所交反

扶輿倚靡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扶

輿而倚靡耳非謂扶持楚王車輿也倚音於綺反今人猶呼相撫掩容養為倚靡

翕呶萃蔡

張揖曰翕呶呶呶音萃蔡衣聲也師古曰呶音火甲反萃音翠又音千賄反

下摩蘭蕙上

拂羽蓋

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髻也

錯翡翠之歲蕤

曰錯雜也歲蕤羽飾貌也

繆繞玉綏

師古曰以玉飾綏謂鄭女曼

采纓垂鐻者也繆繞相繆結也繆音蓼繆音隈

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

郭璞曰言

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也 於是乃羣

相與獠於蕙圃文穎曰宵獵為獠師 雙嫺勃窣上金

隄師古曰雙嫺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闌也 金隄言水

反隄音揜塘堅如金也 雙音盤嫺音先安反窣音先忽

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

出熾繳施師古曰熾短矢也 繳生絲縷也 以繳係弋

白鵠連駕鵠師古曰鵠水鳥也 其鳴聲鵠鵠云駕鵠

加駕音 雙鶴下玄鶴加師古曰鶴鵠也 今關西呼為鵠

落錯者亦言鶴聲之急耳又謂鵠將將音來奪反鵠

後游於清池浮文鷁張揖曰鷁水鳥也 畫其象於船

乘也師古曰揚旌批張揖曰揚舉也 折羽為旌建於

音大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船上也 師古曰翠

罔毒冒鈞紫貝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 師古曰

鼓師古曰從撞也 吹鳴籟張揖曰籟籟也 榜人歌張揖曰

長也上倡聲而歌者也 聲流唱郭璞曰言悲嘶也 師

音蘇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鱗 涌泉起奔揚會郭

曰暴溢激 礪石相擊琅琅磕磕師古曰礪石轉石也

蓋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

起烽燧師古曰靈鼓六面 車案行騎就隊師古曰案

也隊部也行音胡 纒乎淫淫般乎齋齋郭璞曰皆羣

郎反隊音大內反

也

也

也

隆按臣竊觀之  
二句才是盛推  
雲夢本上句  
又按烏有先生  
以下是前所云  
為齊難

曰纒音屣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般音盤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

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師古曰勺藥藥草名其根上和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焯自以為娛師古曰將字與鑿同焯音干內反焯亦搵染之義耳言鑿割其肉搵車輪盛而食之此蓋以饑上割鮮漆輪之言也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有惠賜而來也 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師古曰悉盡也 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左

隆按夸字反應  
前王欲夸僕夸  
字

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 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

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為累重而於齊無所負擔故云輕也 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 觀乎成山張揖曰成

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縣射獵其上也師古曰腫音直瑞反又音誰

隆按夸齊口數  
語已有包羅六  
合氣象



田汝成曰師古注邪讀為左謂東北接也愚以為讀為左者非是蓋言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為隣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曰左蒼梧右西極矣

浮勃解師古曰勃解海游孟諸文類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

肅慎為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師古曰邪讀為左謂東北接也右以湯谷

為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

仿徨乎海外師古曰仿音旁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

曾不帶芥張揖曰帶芥刺鯁也若乃倣儻瑰璋異方殊類師古曰倣儻猶非常也

珍怪鳥獸萬端鱗崒師古曰崒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

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張揖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禹為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師古曰言其所有衆多雖禹禹之賢聖不能名而數之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為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眷耳是以王

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謂不反報也何為無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歔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

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禁絕淫放耳

今齊列為東蕃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隄限越海而田師古曰捐弃也謂田於青丘也其於義固未

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

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自損也師古曰卑字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

隆按應字應上王無以應僕句又按亡是公以下是明天子之義

楊慎曰听古哂字

隆按不務明天子之義應前明天子之義句

字

字

字

字

陸按長安志上林秦舊苑也武帝始廣開之西都賦謂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漢舊儀謂廣長三百里離宮七十所容千乘萬騎閣中記謂苑門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二觀二十五則規制之闕侈可見矣

師古曰巨大也麗美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西至于幽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丹水

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鈞水師古曰更歷也紫淵徑其

北文穎曰西北於長安為在北也終始霸產出入涇

渭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產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

也涇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從苑外

來又出苑去也開音牽又音口見反

鄠鄠音牢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于渭霸產涇渭豐鎬潦滿是為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

然矣地理志鄠縣有灃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慎云灃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

謂灃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為字或作水旁宄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將鄠

縣灃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

同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師古曰言更相錯涉也出乎

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師古曰來音盧代反

居者曰州淤漫也徑乎桂林之中如淳曰桂樹之林也過乎泂莽

之壑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師古曰汨乎

混流順阿而下師古曰汨疾貌也混流豐流赴隘陘

之口師古曰兩岸間也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

也師古曰堆高阜也音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水聲也洶涌彭

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彭湃相戾澤弗交汨師古曰

貌也交汨偏側泌澌郭璞曰泌澌音筆節師古曰偏去疾也

去疾也

通同揆音 **橫流逆折轉騰激洌** 孟康曰轉騰相過也

先結反 激音匹列反洌音 洌音匹列反洌音 洌音匹列反洌音

流聲貌師古曰 **穹隆雲撓** 師古曰撓曲也言水急旋

反音胡朗反 **宛潭膠盩** 郭璞曰憤簿相膠也師 **踰波趨滄涖涖**

下瀨 郭璞曰踰躍也滄衣陷也涖涖聲也師 **批巖衝**

擁奔揚滯沛 巖崖而衝隈曲則奔揚而滯沛然也批

音步結反滯音丑 **臨坻注壑澆澆濤濤** 師古曰坻謂

也秦風終南之詩曰宛在水中央坻音遲濤音士咸

反濤音才弱反又音仕角反實即隕字隊音直類反

**沈沈隱隱砰磅訇磕** 師古曰砰音普水反磅音普萌

水流鼓怒 **湑湑湑湑淶淶鼎沸** 郭璞曰皆水微轉細

之聲也 **勃立反師古曰湑音決濶音子** **馳波跳沫汨急漂疾**

郭璞曰湑音許立反師古曰言水

波急馳而白沫跳起汨急然也 **悠遠長懷寂寥無**

**聲** 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 **肆乎永歸然後灝灝潢**

**漾** 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師古曰灝音浩漾音弋少

長歸 **安翔徐徊** 郭璞曰言

音胡角反 **東注大湖** 郭璞曰大湖在吳縣

音胡角反 **於是蛟龍赤螭** 文穎曰龍子為

也蛟龍也如浮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慎云離山

神獸也字則單作離形若螭字乃從虫此作螭別是

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 **鮪鱗漸離** 李奇曰周洛曰

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 **鮪鱗漸離** 鮪蜀曰鮪鱗出

隆按此後每段  
俱用於是二字  
起句

鞏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為龍  
矣漸離未聞師古曰鮪音工鄧反鱗音莫鄧反 **鮪**

鮪鮪魚。如淳曰：鮪音顯，鮪音乾，鮪音託。郭璞曰：鮪魚，一名黃鮪。鮪音感也。

禺禺鮪鮪。如淳曰：鮪音奴，鮪音去，魚反。音灼。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鮪比目魚也，狀似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合，乃得行。鮪鮪魚也，似鮪，有四足，聲如嬰兒。師古曰：禺音隅，又音顯。

捷言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捷音也。鮪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

其中。鳴鵲鵲。駕鵲屬玉。張揖曰：鵲大鳥也。郭璞曰：指屬玉似鵲而大，長頸亦目紫紺色。鵲音蕭，鵲音保。師古曰：鳴古鴻字，鵲即今俗呼為獨豹者也。豹者鵲聲之訛耳。駕音加，屬音之。欲反，鵲音霜。

旋目未聞也。師古曰：今荆郢間有水鳥大於鷺而短尾，其色紅白，深目，曰旁毛，音長而旋，此其旋目乎。

煩鷺庸渠。郭璞曰：煩鷺，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水雞也。箴疵鷓盧。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鷓，水雞也。箴音針，師古曰：盧郭說是也。白雉，不浮水上。羣浮乎。

其上。汎淫汜濫。隨風澹淡。郭璞曰：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師古曰：汎音馮，汜音。

敷劔反，澹音大。與波搖蕩。奄薄水階。張揖曰：奄，覆也。覽反，淡音琰。

也。師古曰：言奄。唼喋菁藻。咀嚼菱藕。張揖曰：菱，芰也。集階上而遊戲。

珠子的。際江靡。應劭曰：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曜光貌也。進音弋，爾反。

蜀石黃硬水玉磊砢。張揖曰：次玉者也。郭璞曰：硬石黃色，水玉水精也。師古曰：硬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爛爛采色滂汗。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曜。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磷音如充反，磊音洛，賄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

藻聚藻也師古曰啜啜銜食也啜音所甲於是乎崇

反啜音丈甲反咀音才汝反嚼音才削反於是乎崇

山轟轟龍從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龍音籠從深

林巨木斬巖參差師古曰斬巖尖銳貌參差不齊也

宜九峻截薛南山峩峩師古曰九峻山今在醴泉縣

也在三原縣西也南山終南山也峩峩高貌峻音子

公反又音總截音截薛音齧截薛又音在割五割反

峩音巖也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峩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音巖

呼下反鳴音禱師古曰大阜曰陵言阜

陵居在水中各別為鳴也詔音呼活反歲魄畏鬼丘

虛堀堦郭璞曰皆其形勢也歲音於鬼反魄音魚鬼

石師隱驂鬱壘登降施靡郭璞曰隱驂鬱壘堆壘不平

津施音弋爾反波池羆豸郭璞曰波池旁積貌也允

施靡猶連延也張揖曰水流溪谷之間也散渙夷陸

散而渙然也易曰風行水上渙夷平也廣平曰陸

亭阜千里靡不被築師古曰為

亭候於阜隰之中千揜以綠蕙張揖曰揜覆也綠王

里相接皆築令平也被以江離糝以靡蕪雜以留夷

曰綠蕙言蕙草色留夷非王芻也

曰留夷新夷也師古曰留夷布結縷生著地之處皆

香草也非新夷新夷乃樹耳

生細根如錢相結故名結縷今俗呼鼓筆草兩攢戾

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也因以名云攢戾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陸按此賦三用射干各有解

**莎**師古曰攢聚也戾莎言莎草相交戾也攢音材官反

**揭車衡蘭**應劭曰揭車草也師古曰揭音巨列反芑音乞

**藁本射干**師古曰藁本草類白芷根似芑窮射干即烏扇

**芑**射音芑藑藑荷藑直也根旁生笋可以為菹又治蠱毒此音紫藑音人羊反

**歲持若蓀**師古曰歲寒漿也持當為符字之誤耳符鬼目也杜若苗頗類薑而為樹

**鮮支黃礫**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樹葉之狀歲音之

**蔣芋青蘋**張揖曰蔣菰木也二者雖非草類既云延

**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郭璞曰蔣音將芋音文與反

**離靡廣衍**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也

**風披靡吐芳揚烈**師古曰烈酷也

**郁郁菲菲衆香發越**

**於**芳香意也

**於**反菱音愛也

**於**反菱音愛也

**於**反菱音愛也

**於**反菱音愛也

**於**反菱音愛也

**於**反菱音愛也

**於**反菱音愛也

**於**反菱音愛也

**於**反菱音愛也

**於**反菱音愛也

**於**反菱音愛也

**於**反菱音愛也

**西陂**張揖曰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也

**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

**躍波**師古曰言其土地氣溫經冬草木不死水不凍

**其獸則庸旄貍羴沈牛**

**塵麋**張揖曰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羴牛黑色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赤首圓題窮奇**



握佳音銓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師古曰醴泉瑞水味甘如醴言

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為川從中庭而過也盤石振崖孟康曰振致也崖廉也以石致川之廉

也師古曰振致並音之忍反致音直二反謂重密而累積欽巖倚傾郭璞曰欽巖貌嗟

我嶸嶸刻削崢嶸郭璞曰言自然若彫刻也玫瑰碧

琳珊瑚叢生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珉玉旁

唐玢幽文磷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磷玢幽文理貌師古曰旁唐文石也唐字本

作瑒言珉玉及赤瑕駁犖雜重其間張揖曰赤瑕赤石並玢幽也

雜厠崖石中駁犖采鼉采琬琰和氏出焉師古曰鼉點也犖音洛角反

朝采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夜光之璧矣琬琰美玉名和氏之璧卞和所得

亦美玉也言今於是乎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曰皆出於上林

楊慎曰上林賦盧橘夏孰注不

言何物近江唐詩二體者指為枇杷世晉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燃柿之文不應重出也

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覆裏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此即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

所有盧橘夏孰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黃甘橙棗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

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棗亦橘之類也音奏張揖曰棗小橘也出武陵

厚朴張揖曰此似解樹長葉子若杏亭山黎也厚朴藥名也郭璞曰燃支木也師古曰朴木皮也

此藥以皮為用而皮厚故呼棗棗楊梅張揖曰楊梅厚朴云燃音煙音匹角反

而有核其味櫻桃蒲陶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合桃爾雅謂之荊桃

音徒張揖曰荅選似李出蜀音灼曰離支計反荅選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

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羅乎後宮列乎北園師古曰下平原師古曰地猶延也一曰次揚翠葉抗紫莖師古曰

也音兀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師古曰言其光





丰茸之游樹謝  
靈時升長皆丰  
茸則紛溶手茸  
一也杜詩巫山  
巫峽氣蕭森則  
前參蕭森一也  
毛詩荷雉其枝  
楚辭紛紜旋平  
都房阮籍詩荷  
靡情歡愛則荷  
狝也荷難也荷  
宛荷靡也一也  
陶弘景詩悽切  
瞻淚傷夜情趙  
彦昭詩流雉鳴  
春鳥則劉位與  
吟嘆交流麗一  
也杜詩秋風則  
咬吹南國則必  
咬與劉咬一也  
字有古今音有  
楚裏類如此聊

窮於是乎玄後素雌。雌，獲飛蠋。張揖曰：雌如母猴，而大飛蠋，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類飛，郭璞曰：蠋，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雌音贈，遺之遺蠋音誅，師古曰：玄後素雌，言後之雄者玄黑而雌者白素也。爾雅曰：獲，父善顧也。獲音饒，鼯音吾。蛭，蝮獲，猱。如淳曰：蛭音質，張揖曰：蝮，蟻也。蝮，蟻也。獲，猱，猱音乃，高反。又音柔，即今所謂戎皮為窠，瘳者，也。戎音柔，聲之轉。衛，胡毅，虻。張揖曰：衛，胡似彌猴頭，上有耳，非彌猴也。衛，胡毅，虻，髦要以後黑，郭璞曰：毅似虻而未聞也。衛音讒，毅音呼，毅反，虻音詭。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天矯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猿猴在樹共戲姿態也。天矯，頻申也。師古曰：杪，顛枝上端也。矯音矯，杪音眇。隄絕梁。騰殊榛。師古曰：絕梁，謂正絕水無橋梁也。殊榛，特立也。榛音仕，人反。捷垂條，掉希間。張揖曰：捷，持縣垂之也。榛音仕，人反。捷，垂條，掉希間。條，掉往著希，疏無枝也。之，間。牢落陸離，爛漫速遷。師古曰：言其聚散不恒，雜亂移徙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官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師古曰：言所在之處，供具皆足也。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師古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乘鑿象，六玉蚪。張揖曰：鑿，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鑿其車輅，六玉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鑿，勒有似玉蚪，龍子有角，曰蚪。拖蜺旌。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靡雲旗。張揖曰：於旒為旗，似雲氣。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乘在乘輿車前，賦頌為偶辭耳。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女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以赤反為重蓋，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孫叔奉轡，衛公

舉其略耳  
隆按史記隄絕  
梁上有於是乎  
三字

隆按至是方叙  
天子校獵事

也。榛音仕，人反。捷垂條，掉希間。張揖曰：捷，持縣垂之也。榛音仕，人反。捷，垂條，掉希間。條，掉往著希，疏無枝也。之，間。牢落陸離，爛漫速遷。師古曰：言其聚散不恒，雜亂移徙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官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師古曰：言所在之處，供具皆足也。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師古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乘鑿象，六玉蚪。張揖曰：鑿，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鑿其車輅，六玉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鑿，勒有似玉蚪，龍子有角，曰蚪。拖蜺旌。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靡雲旗。張揖曰：於旒為旗，似雲氣。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乘在乘輿車前，賦頌為偶辭耳。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女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以赤反為重蓋，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孫叔奉轡，衛公

漢書卷五十二

禮記卷五十二

禮記卷五十二

田汝成曰師古云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也非是蓋言尾也後從曰扈故侍從天子曰扈從今遂獸橫行故言出四校之中若言跋扈則強梁也

**參乘**

鄭氏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師古

曰參乘在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師古曰四校者闕校之四面也

言其跋扈縱恣而行

**鼓嚴簿縱獵者**

孟康曰鼓嚴嚴也簿鹵簿也

師古曰

**江河為陸泰山為櫓**

蘇林曰陸獵者圍陳遮禽獸也郭璞曰櫓望樓

也因山谷遮禽獸為陸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登泰山而望獲言田獵之廣遠耳陸音祛

**車騎雷**

**起殷天動地**

郭璞曰殷猶震也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師古曰陸離分

散也言各有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郭璞曰言徧山

也野

**生貔豹搏豺狼**

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師古曰

之也搏

**手熊羆足豎羊**

張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羆擊也如熊黃白色豎羊羆羊也似

羊而青師古曰豎羊今之所謂山羊也非羆羊矣手言手擊殺之足謂蹙踏而獲之

**蒙鶡蘇**

曰鶡鶡尾也蘇折羽也張揖曰鶡以雉鬪死不卻郭璞曰蒙其尾為帽也鶡音曷

**綉白虎**

張揖曰著白虎文綉也

師古曰

**被班文**

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

師古曰

**豎馬**

師古曰豎馬騎之也

師古曰

**陵三峻之危**

師古曰陵上也三峻三聚之山也

師古曰

**徑峻赴險越壑**

師古曰徑峻也

師古曰

**厲水**

師古曰厲水以衣度也

師古曰

**椎蜚廉弄解廌**

郭璞曰蜚廉能雀也廌鳥身鹿頭張揖曰解

師古曰

**格蝦蛤**

孟康曰蝦蛤猛

師古曰

**解脰陷腦弓不虛**

謂羅繫之也音工犬反

謂羅繫之也

音工犬反

謂羅繫之也音工犬反

發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必命中非詭遇也脰音豆於是乘輿

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

師古曰說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短驅也儵復遠去師古曰儵然復然也

流離輕禽。蹇履狡獸師古曰流離困苦之也轉白鹿捷

狡菟郭璞曰狡菟健跳故捷取之也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

為變怪者。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彎蕃弱滿白羽

文穎曰彎牽也蕃弱夏后氏之良弓名引乃盡箭鏑為滿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射游臯標

蜚遽張揖曰標稍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臯臯羊也似人長脣被髮食人擇

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者也弦矢分。藝殪什

文穎曰所射準的為藝一發死為殪郭璞曰什斃也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別殪死而赴如射藝也藝謂射

的即今之梁上檠也。藝讀與然後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藝同字亦作臯音魚列反

騰遠。陵驚風歷駭焱師古曰焱謂疾風從下而上也音必遙反乘虛亡與

神俱張揖曰虛無廖廓與天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蘭玄鶴

亂昆雞張揖曰亂者言亂其行伍也適孔鸞促駿驥

郭璞曰適促皆迫捕之也師古曰適音材由反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

名曰翳。捎鳳皇師古曰捎音山交反捷鵙鷁揜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

鳥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擔乎襄羊。降集乎北紘。

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乃率有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彿也

乎直指師古曰率然直去意揜乎反鄉師古曰揜然疾歸貌慶石關歷封

巒過雉鵠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慶蹋歷經

巒過雉鵠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慶蹋歷經

也。蹙音鉅。月反。下堂黎。息宜春。張揖曰：堂黎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師

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即今曲江池是其處也。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

西濯鵠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古曰：濯者所以刺船也。鵠即鵠首之舟。

也。濯音反。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直孝反。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

南也。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智略也。觀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徒車之所閤轆。郭璞曰：徒步也。閤踐也。轆輓也。

音來。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蹂若謂踐也。各反。郭璞曰：蹂音人九反。與

其窮極倦。欲驚憚。驚伏。郭璞曰：窮極倦欲疲憊也。驚憚。驚伏。驚怖不動貌。師古曰：欲音劇。憚音丁。反。驚音之。涉反。

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言交橫。填阬滿谷。掩平彌澤。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揖曰：臺高。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撞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立萬石之虞。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虞。以縣鐘也。

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師古曰：翠華之旗。以翠羽為旗。上葆也。靈鼉之鼓。以鼉皮為鼓。

奏陶唐氏之舞。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泄精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闕筋骨。縮粟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乃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

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呈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

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

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

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

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

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

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

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

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

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

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

極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郭璞

曰波浪起也巴俞宋蔡淮南干遮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起也

三秦美其功力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文類曰文成遠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文成顛歌

顛將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師古曰顛即滇字族居

遮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遮奏也鏗鎗

闐鞀洞心駭耳師古曰鏗鎗金聲也闐鞀鼓音也洞微也駭驚也鏗音口耕反鎗音切衡

反闐音託郭反鞀音榻荆吳鄭衛之聲郭璞曰皆韶濩武象之

樂文類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虎於夷成王命周公以

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為三象樂也陰淫繁衍之音郭璞曰流鄢郢續

紛激楚結風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續紛舞貌也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師古曰結

風亦曲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也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

古曰俳優侏儒倡樂可狎玩者也狄鞮郭說是也鞮音丁奚反所以娛耳目樂心意

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靡曼美色於後張揖曰

曼澤也若夫青琴處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

絕殊離俗郭璞曰世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嫫蕞約

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鬢也便嫫輕麗也蕞約婉約也嫫音翺靚音淨師古曰妖冶美好也

閑都雅麗柔撓嫵嫵嫵媚纖弱師古曰撓動曲也嫵也蕞音綽

細弱總謂骨體也撓音女教反嫵音於圓反嫵音武熾即纖字耳曳獨爾之褵褕眇

閻易以恤削張揖曰褵褕褵也褵褕褵也郭璞曰獨爾

畫作便嫫嫵眉與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

之也

音先斃音 步結反 芬芳溫鬱 酷烈淑郁 皓齒粲爛

宜笑的樂 郭璞曰鮮明貌也 長眉連娟 微睇絲藐 郭

曰連娟言曲細 藐藐視遠貌 色授魂予 心愉於側 張

接也 師古曰愉樂也 於是酒中樂酣 師古曰酒中飲

治也 天子芒然而思 師古曰芒然 似若有亡 師古曰

也 曰嗟乎此大奢侈 朕以覽聽餘間 無事棄日 師古

聽政餘暇不 順天道以殺伐 郭璞曰因 時休息以於

此 郭璞曰謂 恐後世靡麗 遂往而不返 非所以為繼

嗣創業垂統也 郭璞曰言不可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

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 悉為農郊 以贍氓隸 師古曰

隆按嗟乎以下 是前所云其卒 章歸之於節儉 因以風諫

關關開也 邑外謂之郊 墮牆填塹 師古曰墮墜

澤之民得至焉 師古曰恣其勿 實陂池而勿禁 虛宮

館而勿仞 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 言恣其有所 發倉

廩以救貧民 補不足 恤鰥寡 存孤獨 出德號 省刑罰

於是歷吉日以齊戒 張揖曰歷 襲朝服 乘法駕 建華

旗 鳴玉鸞 郭璞曰鸞鈴也在 游于六藝之圃 馳騫乎

仁義之塗 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塗道也 覽

觀春秋之林 如淳曰春秋義理繁 射狸首 兼騶虞 郭

曰狸首逸詩篇名 諸侯以為射節 騶虞召南之卒章 天子以為射節也 弋玄鶴 舞干戚

郭璞曰千戴雲罕揜羣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皆成斧也雲罕之車詩小雅之材七

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詩刺在位貪鄙也樂

樂胥鄭氏曰詩云于胥樂兮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樂胥萬邦之彛耳胥有材智之人也王者樂得有材智之人使在位也胥音先呂反修容乎禮園翺翔乎

書圃師古曰此以上皆取經典之嘉辭以代游獵之娛樂述易道郭璞曰修潔靜精微之術

放怪獸張揖曰死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

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豈直於田獵得獸而已

於斯之時天下大悅鄉風而聽隨流而化焮然與

道而遷義師古曰焮然猶效然也刑錯而不用德隆

於三皇功羨於五帝師古曰錯置也羨鏡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一曰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也錯音千故反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

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師古曰抗挫也音五官反

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

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

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

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

乘之所修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

超若自失師古曰愀變色貌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

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亡是公

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

徒寢失師意流

胡纘宗曰相如賦之至者于雲孟堅如何得似他自然流出

隆校復提齊楚與起文相應九百應前九百里句

古考儒曰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感呼天地曰鬼

神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辨說詭異權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為之也至于其徒寢失師意流

徒寢失師意流



于淫靡而相如  
雄復慕而校之  
窮幽極遠搜輯  
艱深之字積累  
以成句其意不  
過數十言而衍  
為浮漫瑰恠之  
辭多至數千言  
至求其合乎道  
者欲片言而不  
可得也自後學  
者轉相襲倣不  
特辭賦為然而  
于文皆然迨晉  
宋以後委弱淺  
陋不復可誦矣  
人皆以為六朝  
之過而安知實  
相如之徒首其  
極哉向非歸愈  
洗濯而力去之  
文亦未易有也

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  
道而論之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  
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  
此賦已經史家  
刊列失其意矣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七上 終

